



爱的能源

李国昌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川庆
封面设计：张延宁

爱的能源
Aide Nengyuan.

李国昌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10/16·插页2·字数150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9,000

ISBN 7-5317 0311-4/I·312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抱金娃娃的人们.....	1
爱的能源.....	111
一件白小褂.....	181
两把宝刀.....	185
一厘米.....	190
年检.....	195
两个怪客人.....	204
心声.....	214
可爱的大油田(代后记).....	230

抱金娃娃的人们

“老三国”的调度室里，蓦地响起一声雷：公司女经理诸葛华浓要选一二一四钻井队队长张苞当“驸马”啦。这消息，带着油田上沁人肺腑的油香和花香，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全公司上万名职工的耳朵里并引起了轰动。本来嘛，爱情这东西，对石油工人特别是钻井工人来说，并非“并不遥远”。严酷的现实是：“有女莫嫁钻井郎，常年累月守空房，有朝一日回家转，穿回来一身油衣裳。”即使是某些幸运儿，经过花前月下的久恋结成恩爱夫妻，或者是在患难中相识的患难夫妻，大都远在天边，依然“鹊桥”难搭。还是“找了对象没有家，生了孩子不认识爸爸”。至于那些受过伤，四肢五官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则大部分是“捆绑夫妻”了。他们只有年满三十以后，在铁心朋友的操持下，采取闪电式的恋爱，突击式的登记，隐蔽式的婚礼，强迫式的洞房花烛夜了；把新郎新娘，强行推入洞房，造成“既成事实”。但在这方面一向“熊”到家的钻井工人，往往还没怎么的，就被新娘赤条条地从洞房里“叉巴”出来。

现在是公司经理亲自选“驸马”，这哪能不轰动？又好像是委派“老三国”来操持并当月老，这又哪能不浪起风来？更何况这位独生“公主”，是个才貌双全的大学毕业生，早就使人望眼欲穿了。她的名字和她的品德一样珍贵，叫做白玉。啊，纯洁无瑕的白玉。找上这样一位有“泰山”可靠的姑娘，不就意味着有了无限的幸福和美好的前程吗？

按照油田上的风俗，选对象首先要相亲，男的必须到女方家里来，给女方的家庭成员瞧一瞧。如果家庭成员分散居住，那还得“传阅”一番。然后广泛征求意见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再“议一议”。好事不怕“磨”嘛，让小伙子忐忑不安地等待最后消息吧。

……劝千岁，杀字休出口，

老臣与你说从头——

刘备本是靖王后……

“老三国”一边高兴地唱着，一边“里格隆”着走进调度室。他年近花甲，戴着瘦腿的古式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眼睛还很灵活，眯起来瞧人的时候，有一股和善和幽默感。有人问他怎么这么高兴，唱什么？“论格”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咳，老臣今天是乔国老，要去‘甘露寺’。”弄得人家莫名其妙，他心里可乐了。还是前天吧，华浓经理就叫他办两件事：一件是打电话或电报给在老龙湖地区作地质调查的陈友于，叫他星期天无论如何赶回来；另一件是今天准备一辆车，把从井队回来的张苞送回生活基地相亲。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八点。电报他当天就打了。他可不敢怠慢。谁都知道，白玉姑娘是陈友于地质师的掌上明珠。这又不是在两军阵前，怎敢背父招

亲！听调度员说，陈地质师昨夜没有回，就看今早这班车啦。要是还没有回，那就糟了！出于职业的习惯，他掏出电报底稿和收据来。谁追查也不要紧。他一天要打的电报很多。比如通知边远的井队搬家啦，通知远离油田地震队转到新区啦，哪个工人、干部家出了急事啦……他怕拿错了底稿，在经理面前闹笑话。掏出电报底稿来，不看则已，这一看，倒叫我们的“乔国老”傻眼了：经理要他打的电报原文是：给白玉找了个对象，星期天相亲，速回。“老三国”拍的是：给白玉找个对象，星期天相亲，速回。中间没有这个“了”字，就不得了！要是陈地质师按电报内容，再给白玉找个对象，那不就热闹了！何况陈地质师对经理夫人的“指示”向来是认真办的！“老三国”不免担心起来。你说急人不急人，离八点只有五分钟了，小张苞还没有来。调动千军万马“老三国”什么时候也没皱过眉，干一回保媒拉线的事，倒叫人手心里捏着一把汗。

正当他着急上火的时候，一二一〇钻井队队长沙龙走进调度室。“老三国”忙把眼镜搁在鼻梁上，眯起眼睛仔细一瞧，嘿！这真是要当新郎官去啊！啧啧，这身打扮。平时，钻井队长头戴压齐眉毛的铝盔，通身是油水泥浆，脸上也是油泥。今日站在“老三国”面前的沙龙，却是相貌堂堂，干净利索，一表人材。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，穿着白格衬衫，外罩一件款式新颖的夹克衫，下身穿着毛哔叽料子做的西装筒裤，显得格外挺拔俊俏。脚上穿着黑色皮凉鞋，深色的丝袜，洒脱稳重。脸色黑里透红，圆圆的蓬蓬松松的分头，使本来长方形的脸盘变得线条柔和了。浓眉大眼，熠熠生辉。

下巴上的连鬓胡子刚刚刮净，留下一抹标志着成熟的青色。一身喜气洋洋。

“沙队长，有什么喜事啊？”

沙龙没有回答，眼睛还露出一股羞涩的目光，从兜里掏出一封电报给调度长。“老三国”忙接过来一看：糟了！眉心里顿时渗出了几颗汗珠。果然出差错了：陈友于通知沙龙今天早八点，家里见。他这是要车来了。

“沙队长，等一等。有车！有车！”“老三国”心里开始琢磨开了：由于自己的疏忽，造成阴错阳差，一下子给找了两个姑爷。叫谁去？不叫谁去？自己还做不了主，也没有丝毫的决定权。如果把两个队长都送上门去，乖乖，那还不挨一顿好骂！哪有一个闺女一天相两个对象的！“老三国”急得额头上青筋直蹦。此时，他但愿张苞有事不能来。

八点过十分，“老三国”这个愿望落空了，张苞队长闯进了调度室。也是一身去相亲的打扮，穿一身新衣服，手脚没处放似的，感到不自在。不用问，要坐车到经理家相亲去。

“管他呢！古时抛彩球，王孙公子一去好几十，这才两个整一双哩！”“老三国”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又一想：“也好。多一个有多一个的好处，姑娘多一层选择的余地！”于是把两个青年人同时叫上吉普车，向经理家开去。——他装糊涂，啥话也不说，又唱起来了——

……哩格格格隆，回转身来奏太后，将计就计休结冤仇……

二

今天有一个小伙子要闯进自己平静的生活。象自己那动荡的心情一样，白玉一早起来，发现一向十分安静的家庭也出现某种动荡的因素。首先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“父系社会”今天进入了“母系社会”。

平时，妈妈总是在公司的中灶食堂吃饭。过年过节也盼不回来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她只见爸爸，总是一边摘着笔记、一边摘着菜，一边看着岩芯，一边看着饭锅……今天，这一切要变了。妈妈扎起了爸爸的围裙，“深入”到厨房里去烧饭啦。

“白玉，你今天应该打扮一下。”

“打扮？别逗了。爸，你要我穿什么？”

爸爸告诉她：“穿那件浅蓝色的连衣裙，那双白面红帮的高跟凉鞋……把辫子也打开吧，让头发也‘自由’一天。我看人家的姑娘把发梢都卷成卷卷，嗯，羊毛卷卷。——今天是‘特殊’日子。”

白玉“刷”的一下脸红了，娇嗔地看了爸爸一眼，低头转身正欲跑回房去，谁知一头撞进妈妈的怀里。

“哎呀！撞洒了我的鸡蛋汤子呀！”妈妈正搅和着一碗鸡蛋，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用筷子头点了一下白玉那正冒着细密汗珠的额头。

“今天是相人，不是相衣服，干净就得。友于，你别出馊主意啦。穿得花里胡哨的，披肩散发，疯疯颠颠，作什么呀！和咱们钻井工人不合拍……”

“你这个做妈妈的也太健忘了。华浓，我记得头一次碰上你，眼光想挪也挪不开。现在，你还叫咱们的姑娘穿油衣服、大头鞋去会朋友？”

“友于，我看真正健忘的是你，你忘了五七年那张大字报，就是比咱们高一年级，留校当政工干事的张志写的嘛，说我‘精心打扮’，是‘资产阶级’的‘臭小姐’，说我‘狐媚偏能惑主’……唉！那年月！不过打扮得妖里妖气，到底不好。前两年，有的小伙子、小丫头爱穿那种裤子，两只裤脚象两把大条帚，走到哪儿，扫到哪儿。我见了就发愁，不脱掉，就撕掉！那股邪劲，压都压不下去。咱们当领导带队伍，还是要当心香风迷雾……”

友于可能是陷入当年那痛苦的回忆里，没有回答。华浓经理继续说：“我看，白玉平时穿什么，今天就穿什么吧！”

白玉抬起头来看看爸爸，可爸爸依然沉默着。她轻轻地走到妈妈身后，用手指狠劲拧着妈妈的衣角，而把那探询的目光，从爸爸的脸上慢慢移到自己的身上……

“华浓，我接了你的电报，就给白玉介绍了一个对象。——啊，别着急。是一二一〇队的沙龙。这小伙子你认识，是劳模。约好了今天上午八点钟到咱们家来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诸葛华浓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今早坐车回家，听见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。你不知道？”

“哎呀！你好糊涂啊！人家议论的是我介绍的一二一四队的张苞，早约好了，‘老三国’今天八点钟把他送来。电报说得清清楚楚嘛，叫你回来看看小伙子。”

“电报说得清清楚楚嘛。叫我给白玉找个对象，今天请家来！”友于从兜里把电报掏出来。华浓一看，果然：“这‘老三国’！办事怎么这么糊涂！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”经理身子转着“磨磨”，眼睛转着“轱辘”，紧急思虑着。她发现白玉也惊诧极了。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一女不能嫁二夫。一个姑娘不能找两个对象。友于，你去做工作，叫你介绍的沙龙不要来了。——啊，你看，现在八点都过了，就怕通知也来不及了！”

在经理家，出了这号叫人难办的荒唐事，白玉急得心吊到嗓子眼里来了，眼睛里冒出了泪水，又惊愕，又委屈。接触爱情这甜蜜的东西的头一天，就这么不甜蜜！白玉信赖地看看爸爸。爸爸倒会心地慈爱地笑了。

“咱们的白玉现在还没有决定嫁给谁。不存在一女嫁二夫的问题。咱们的白玉现在也没决定和谁处朋友，也不存在一个姑娘找两个对象的嫌疑。要是老司机王大爷还活着，说不定他老人家也要给白玉介绍一个，要是你张炯伯伯也在的话，肯定也会另介绍一个。那，咱们白玉就更为难了！你张伯伯说过——白玉的婆家归他来找。”友于深情地说。白玉知道，只要提起王大爷、张伯伯，爸爸就难过极了，甚至要流眼泪。多少年写了多少信啊，但均“查无此人”。你能不怀念吗？共过患难的老战友！在友于当右派，坐班房、挨批斗，妈妈又不得不为国家抛夫弃女去大荒野找石油那年月，是王大爷、张炯伯伯把白玉当作亲闺女一样养着。还是白玉才三岁的时候，张伯伯就开始安排姑娘还十分遥远的婚事。

他曾说过，要给白玉找一个真正的好小伙子，找一个不受任何欺侮的婆家……

“孩子，今天你别伤心！”妈妈抹去泪水说，“我们总会找到他们的。张炯伯伯、王大爷从虎哨沟油田调走以后，一直杳无音讯。还有两个孩子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字，现在在哪个油田？唉，那年月……咱们石油钻井工人，为找石油走天涯，可真是情深如海哩！今儿，碰上这事儿，我就相信‘老三国’，他会处理好的。白玉，走，你还是去换件衣服吧，他们马上就来了。”

在钻探公司，谁都知道“老三国”是解决矛盾、处理麻烦、排解纠纷的能手，所以友于也说：“错，出在‘老三国’身上，他会把矛盾和麻烦先处理好！”

三

可“老三国”把“矛盾”和“麻烦”和盘托出，准时送上门来了……

诸葛华浓经理号称年过半百，乍一看，也名副其实，实际只有四十七岁，头上墨黑的青丝可惜总是绾着一个古老的发髻。现在时髦的是直筒裤，她却爱穿直筒衣，常年不变地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男式工作服。裤子也是男式工作服改的，最明显的是在两膝盖处，人直立着，裤子照样弯曲着。脚上也是常年不换那双浅褐色翻毛劳保鞋。这种鞋是专门为蹬锹掘土、踢钢踩铁这种劳动的人做的。前掌和后跟是一块整胶皮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铁钉。比汽车外胎还结实，每只（不含水）约重二公斤左右。华浓经理哪天不上井场？哪天不跑工

地？这双鞋总脱不下来。透过她一身如此厚重的装束，在“假大黑粗”的外表之内，还是有一股裹不住的女性的婀娜风韵露出来。特别是脸上，虽然经受了野外风沙、霜雪的多年侵蚀，但依然有一股难以磨灭的神采，只是那眼睛可能过去是“清水湾”也是“淡水湾”，现在却是深沉的深潭了。

八点过二十分，两个钻井队长在“老三国”的引导下，跨进门来。她见“老三国”把“矛盾”如实上交了，那“深潭”立即卷起了“漩涡”。“老三国”只好搭讪着：“都请坐，都请坐；哩格——隆格隆，老臣与你——”

白玉出来了！见妈妈那目光吃惊了，当着客人的面，不能这样嘛，不要责难谁嘛！还不都是为了你姑娘。如果客人见了，啊，这眼光太厉害了，谁敢找这样凶狠的丈母娘啊！她旋即用眼光告诉妈妈：你姑娘长大了，很坦然，准备自己面临严峻的抉择……

客人落座以后，不管目光往哪儿瞧，而且尽量掩饰，白玉姑娘才是“磁场”哩。一看她那身打扮，就知道她是个很有心计的姑娘。头上的辫子解开了，但没有形成披肩长发，而是用一块别致的手帕，把那头柔软的黑发挽在一起，更显得分外的风流妩媚。上身穿的是一件领口带蝴蝶结的新式夏衫，下身穿的倒是她妈妈发誓要见一条撕一条的筒子裤。在腰间围了一个绣花的极其精美的小围裙，这既是准备帮妈妈做饭的标志，也起到了连衣裙束腰的作用，使饱满的胸脯更加透出青春的健美和活力。两条修长的大腿，被那双素雅的高跟凉鞋托起来，真是亭亭玉立。两只眼睛，象映着阳光的清泉在流动。整个儿象一株吐着嫩叶、滚着露珠、朝气蓬勃的

新松。

这棵“新松”见大伙都有些拘束和尴尬，四双眼睛都在明里暗里责难“老三国”，两个钻井队长之间也不无“敌意”，她在从容地摆上糖果烟茶之后，首先给如坐针毡的“老三国”挑了两颗“小人酥”夹心糖，剥开糖纸放到象宠爱亲闺女那样宠爱自己的“老三国”手上，“老三国”眯起眼睛，看着白玉，小心地、谨慎地又包起来其中的一颗，放回糖盒里，然后，把剩下的一颗掰开，让白玉和他一块儿看了看糖心，紧眨巴着眼睛，才放到嘴里甜甜地吃下去。白玉完全明白了，“老三国”虽然办事糊涂，却有一副多么好的心肠啊！“老三国”也是十分机灵的，他随即从糖盒里挑了两块不一样的糖，塞给白玉。白玉当着大伙的面，大大方方地把这两颗糖放到胸前口袋里，并用眼睛补充说明：多蒙好意，这一对我都放到心上，究竟吃哪一颗，决定权也在我心上……父母明白了。两个钻井队长明白了：沙龙不由得挺了挺身子，张苞则含羞地低下头去。“老三国”更是乐了，他原来打算把两个队长送上门以后，来个徐庶进曹营——一语不发，如果受到责难，就学关云长挂印封金——溜之乎也。现在，“四块糖”使他摆脱了困境，就开始“白话”起来：

“张队长，谁给你取了个张飞儿子的名字啊？”

张苞显得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我，我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可你没有一个地方长得象西公侯燕人张翼德。”

白玉真不知道“老三国”说的燕人是谁，正要发问，“老三国”清清嗓子，“白话”开头，

“其人，身長八尺，豹頭環眼，燕頤虎須，那才是干我們鑽井这一行的好材料！”

听“老三国”这么一说，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张苞身上，特别是白玉。张苞中上等个儿，瘦瘦的身材，瓜子脸，留着短短的平头，细长的淡淡的眉毛，连同眼角微微向上吊起，眼球黑白分明，那双在小伙子中难得一见的双眼皮，有点儿象含羞草，一碰见陌生的目光，就“刷刷”地闭合上，和沙龙那炽热、大胆的目光正相反。穿的白衬衣和毛料长裤，包括那双黑得发亮的皮鞋，显然是被人强迫穿上的，象箍了紧箍咒一样，感到不自在，也和沙龙那挺拔、潇洒、自如的神态正相反。张苞，给人一种懦弱、老实、蔫巴的感觉。沙龙呢，则给人一种刚强、壮实、俊美的感觉。真是两厢不一样的“糖”！

钻井是石油工业的火车头。钻井工人是石油工人中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他们从事的那种艰苦劳动、那种“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”的自我牺牲精神，受到人们普遍地敬重。他们自己呢，常年累月生活在远离人群的荒原上，只要离开井队回来，不论是在家里作为妻子的“客人”，还是到别人家做客，都会有股团圆欢聚的亲切感，有股游子归来的舒适感，今天还增加了一种幸福的神秘感。白玉坦然得象春风中的柳丝那样，在房间里飘来拂去，对两个小伙子绝对“一碗水端平”，如果给张苞先倒水，就给沙龙先拿糖，送同样大小的苹果，给予均等的目光。姑娘这种坦然和热情，驱走了刚才满屋的难堪、责难和敌意。两个客人从草原上带来的油香和花香散发开来了。三个青年人表面上平静的心底，象轻风吹过一湖清水，

那脉脉情思、种种蜜意，在眼角眉梢间、在声声谈笑里荡漾开来。迅速抹去了经理夫妇，特别是“老三国”心里的阴霾，那神色“恰似雨过天晴云破处”。

两位队长这时才静下心来端详这个家庭的男主人——一位面带倦容的忠厚的长者：留着平头，不戴眼镜的四方脸，高高的身材，粗壮的手脚，象一个憨厚的力工，只有那双眼睛与众不同，大多数时候眯缝着，眼皮和睫毛象哨兵一样，警惕地守卫着这心灵的窗口。如果一旦打开了，射出的两道目光，象火花那样明亮闪烁。眉毛令人惊异，具有浓、密、长、黑四个特点，象饱食的蚕那样卧着，不轻易扬起来。

“这是咱们油田一千米地层深处的油层岩芯。这是一种古鱼类化石。”陈友于指着客厅里唯一的摆设，向客人作介绍。两个队长这才开始打量这间客厅。其实是摆了一套沙发的书房，书架上大都是硬脊的地质书籍，以及大量的各种石油杂志。有几个书柜里还随便放着奶粉、面包、饼干，食品柜里却放了几件衣服，也放着书本杂志。精神和物质两种食粮随意混合在一起，说明了主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情趣。

搞石油的人三句话不离石油，“这岩芯好比‘穿地镜’，找到了藏油的岩芯就找到了油田。”友于不善于客套，但说到地质学，却能令外行听得明白。

“那年丢了三公分岩芯，”“老三国”却善于搭话，他指着白玉说，“你妈妈三天三夜没休息，你爸爸找了上百里路，忍饥挨饿在草原上一点一点找，后来找着了。我忘了是石油部哪位部长，他捧着这三公分岩芯说：‘这哪是找回来的岩

芯啊？是石油工作者一颗赤诚的心！’石油藏在地底下，咱们又不会‘奇门遁甲’，靠的就是第一性资料——岩芯……”“老三国”正准备继续“白话”下去，司机进来了，告诉他调度室一屋子人正等着他去“调度”。他连忙起身告辞：“差点误事！老了，老了！”大家都挽留他喝杯酒，他眨巴着眼睛说：“留着一块儿喝！”

送走了“老三国”，华浓经理回到客厅，以女人特有的细心，“相”这两个青年。在井场上，这两个“泥猴子”她都见过。但在这种装束，这种场合下见面可以说还是头一次。更使她惊奇的是：丈夫介绍的沙龙真是少见的一表人材。一般姑娘真是难以般配，她心里称赞友于眼力到底不浅啊，再仔细端详自己介绍的张苞，显得文弱了些，不象沙龙那样有股吃钢咬铁、钻透千米地层的劲！到底选谁当女婿？她也开始思忖啦……

“妈，你不是要烧饭吗？”妈妈常常“因公忘私”，在白玉的催促下，才打断思绪，走进厨房，到底好久不入厨房，不谙炊事，按下葫芦起来瓢，找了酱油忘了醋。她知道钻井工人能吃肉，准备烧一大盘红烧肉。

她一边弄菜，心里却还在思考这两个队长到底选谁好。她为什么要介绍张苞呢？她知道张苞所领导的钻井队，不在人前，也不在人后。党委办公室说这个队是“四无队”：无违法乱纪、刑事犯罪分子，无人身和设备事故，无上访、闹事、旷工的现象，无要求调离井队的申请。整个井队的风格就象队长的风格，老老实实，默默无闻，两头都不拔尖，是人们最喜欢的一种“放心队”。沙龙的钻井队是“操心队”，

各项生产指标都名列前茅，哪怕是计划生育，也不落后。冲冲杀杀，令人操碎心。还有一种队是“担心队”，不是出事故，就是死伤人，今天工人打架，明天领导不和。诸葛经理选女婿，自然要选“放心”的。她是从女儿的“终身”这两个字来掂量的。女人终身可靠的根本是什么？她从切身体验中概括为：一个老实、忠厚的男人。容貌不能和人过一辈子，过一辈子的还是一个人的心，是一辈子忠诚的品德。友于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子汉，他们婚后二十多年来，友于总是委屈忍让，茹苦含辛，“承包”了全部家务，成为妻子的“贤内助”，她才得以当上经理，显露才干，使她过了二十多年没有家庭纠纷，没有家庭丑闻和忧虑的日子。她知道，这种男人甘愿作自我牺牲，使妻子不断进取，她格外珍惜。她希望自己的女儿，也能和自己一样，找一个象友于这样气质的男人，过一辈子舒心的日子。白玉大学毕业，前途无量。做为接班人的“四个结构”无可挑剔。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丈夫。再说张苞的家庭也是难挑的，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待嫁的姐姐，家里没有任何罗嗦。这种家庭最适合那些没有经过母亲严格教育和训练，啥家务活也不会干，又娇又嫩的女孩子去。现在的企业家，就怕“婆婆”多，须知女孩子更怕婆婆。如果没有婆婆，当新娘那天，就坐上了一般女人要熬几十年才能坐上的婆婆的那把“交椅”，不受作儿媳的苦，那该多好啊！

在这个问题上，友于和她动机一致，但看法相反。他是从事业这个角度考虑的。沙龙是钻井队长中嗷嗷叫的人物，富有才气、敢想敢干，冲锋陷阵，在所不辞。我们的石油事业正需要这样甘愿吃大苦、耐大劳的英雄！花前月下，燕雀